



曹喜蛙◎著

赢在互联网



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

赢在互联网



曹喜蛙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赢在互联网/曹喜蛙著. —北京: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, 2008. 7
ISBN 978-7-80221-659-4

I. 赢… II. 曹… III. 互联网络—通俗哲学—研究 IV. TP 39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0012 号

赢
在
互
联
网

曹
喜
蛙
著

出 版 者	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 鸿儒大厦 B 座
邮政编码	100044
电 话	(010) 68320825 (发行部) (010) 88361317 (邮购)
传 真	(010) 68320634
发 行	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1/16
版 次	2008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张	13.5
字 数	196 千字
印 数	1~6000 册
定 价	29.80 元
书 号	ISBN 978-7-80221-659-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，【无赖】指：1.放刁撒泼，蛮不讲理；2.游手好闲、品行不端的人。【起哄】指：1.许多人在一起胡闹、捣乱；2.许多人向一两个人开玩笑。而在互联网哲学层面，这两个词都在原有基础上被扬弃、刷新、升级。

在旧的概念里无意义的东西，往往在新的概念里有特别的意义及价值。在新的哲学层面，不论人的主体无赖意识还是起哄意识，都是一种来自根部、原始、本能的无为、批判、澄清，一种跨逻辑的逻辑，一种无意义的意义，一种核能量的原子。无赖或起哄给出的是暂时无法命名的基因、种子，而不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花与果，类似婴儿的第一声啼哭，也许不能分辨是饥渴或惧怕，但唯有肯定其啼哭的真实、存在的权利，才能有进一步的识别、判断。

黄以明
起哄就是一切(序)

如果说互联网的哲学，是一种娱乐的哲学、快乐的哲学，我从全球起哄的互联网嘈杂声中听到了。

如果说互联网的哲学，是一种全民的哲学、民权时代到来的哲学，我从喜蛙起哄理论的言说中感受到了。

互联网已先在地把所有人的愿望链接在一起，起哄成为一种非比寻常的权利了。

因为简单，所以明了；因为简单，所以迷误得太久。

明白了，就摒弃任何疑虑和犹豫。有话说就敲几下电脑键盘，此时此刻和你一样的人也和你一样敲几下键盘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不明白的人，还可以想一想，想明白了或不想再想，敲几下也可以与人分享。通过互联网分享起哄，这是所有人的时代。

我可能属于一个还不明白的人，所以此刻与所有还不明白的人故作高深地想一想：什么是全球化，似乎被权威们越说越糊涂了，尤其说什么全球化就是西方化。

世界对不明白的人，可能说比做要重要，当然明白的人就“行胜于言”了。咱也虚拟一下，如果秦朝的陈胜、吴广也有电脑，将他们的伟大名言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

...001...

往键盘上那么一敲，假如当时所有去修长城的“农民工”也都有电脑，也明白了，也同时往电脑上敲这句话，历史将会改写，秦始皇的暴政将会被修长城的那拨“农民工”的唾沫星子所淹没，而无须再刀光剑影、血流成河，顶多是个电脑游戏、虚拟战争了。当然，还有更快乐的起哄：修什么破长城，与老婆睡觉呢，没空。那“赢大老板”一时招不到那么多修长城的人，一边看着自己笔记本电脑里的艳照，一边无奈地摇摇头，就大笔一挥修改了招聘启事，允许每个“农民工”都带上自己的孟姜女，在工地旁增加几间简易活动房。那恐怕就不会出现修好的长城又让“孟姜女哭倒”的故事了，也没准秦朝真的就千秋万代了。

也许这就是喜蛙在本书中努力揭示的“互联网哲学的精髓就是不断张扬的起哄精神，正是互联网技术彻底实现了人类被封建时代、工业化社会所压抑、隔离的那种原生态的起哄精神——人类精神最伟大的核爆炸能量”，也许真的“它将彻底改变人类的文明世界”。

所以，某种程度上，曹喜蛙的起哄理论，正是互联网轴心时期民权的哲学、快乐的哲学，是中国新千年新思想崛起的端倪。

2008年3月8日于北京西山八大处

（黄以明，当代诗人、文化批评家、书法家）

目录

第一章 起哄何须“起眼”

- 1.1 起哄理论的诞生////////002
- 1.2 起哄理论与互联网哲学////////015
- 1.3 生命的本质是起哄////////022
- 1.4 起哄理论的童真性、客观性////////024
- 1.5 起哄理论的非道德性、科学性////////025
- 1.6 起哄守则////////027
- 1.7 起哄时代与虚拟社会////////029
- 1.8 起哄权，互联网赋予现代人的第一权力////////032

第二章 不起眼的中国人

- 2.1 中国科学史上的蔡元培////////036
- 2.2 竺可桢发现的唐僧肉////////038
- 2.3 起哄就要四两拨千斤////////041
- 2.4 中国科学家“起哄军团”////////044
- 2.5 美国人为什么喜欢百度李彦宏////////048
- 2.6 为了“起哄”的纪念////////050

第三章 不起眼的中华国粹

- 3.1 起哄之绝唱，无赖之离骚////////054
- 3.2 利玛窦起哄有理////////056

- 3.3 没有饭吃全不在乎的无赖////////058
- 3.4 当今英杰都无赖////////060
- 3.5 天天上网孙悟空////////062
- 3.6 巫与儒是中华文化的无赖之根////////065

第四章 不起眼的时代与现象

- 4.1 十字架上的戈尔巴乔夫////////076
- 4.2 犹太民族的起哄文化是人类一笔巨大财富////////078
- 4.3 中国智囊群体的失职////////080
- 4.4 起哄摇滚////////082
- 4.5 福布斯的起哄与个人品牌的分享////////084
- 4.6 诗歌的地王////////085

第五章 养眼的西方及其劫数

- 5.1 丧失世界语地位的希腊语////////096
- 5.2 一年起哄一次的诺贝尔奖////////098
- 5.3 “中式英语”的起哄////////101

第六章 养眼的美国

- 6.1 美国最伟大的起哄大师——富兰克林////////104
- 6.2 “奥斯卡金像奖”奖励的是一种好莱坞无赖精神////////106
- 6.3 布瑞恩·阿瑟起哄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////////111
- 6.4 美国“垮掉的一代”是一次文化起哄运动////////113
- 6.5 美国真的是无赖和起哄者的天堂吗////////116
- 6.6 谁是美国自由的捍卫者和超级无赖////////118
- 6.7 起哄至死////////126

- 6.8 Google 改变了什么////////128
- 6.9 震撼美国的新英文书法////////130
- 6.10 起哄美国////////132
- 6.11 谁在为纸媒体掘墓////////134
- 6.12 美国有个“起哄政府”////////135

第七章 不起眼的“网民”哲学

- 7.1 互联网带来新观念、新生活////////142
- 7.2 互联网哲学就是要张扬起哄精神////////143
- 7.3 关于网恋////////146
- 7.4 将起哄进行到底////////147
- 7.5 博客的激情////////149
- 7.6 网民的特权与胜利////////150
- 7.7 “网民”何时成了“暴民”////////152
- 7.8 杞人忧天：遏止网络“恶搞”////////153
- 7.9 网吧是教堂////////154
- 7.10 沉默是金，起哄是钻////////156
- 7.11 互联网的灵魂////////158
- 7.12 狙击手与起哄专家////////159

第八章 网络时代“弱势力”更是势力

- 8.1 起哄生的磨难与重生////////164
- 8.2 “超级女声”短信投票的胜利是起哄的胜利////////165
- 8.3 节日的起哄////////166

- 8.4 冷看《无极》起哄版////////168
- 8.5 起哄人生的成功法则////////170
- 8.6 行乞像通奸，都是自愿与无奈////////175
- 8.7 人大博导“以死兴哲”////////177

第九章 娱乐宪法与极乐社会

- 9.1 网络社会的权力哲学////////182
- 9.2 主流交际经济的崛起////////183
- 9.3 长尾：互联网经济对传统经济的起哄////////186
- 9.4 “崩溃”，从“杨帆门”到“艳照门”////////190
- 9.5 起哄是永远的“娱乐宪法”////////193
- 9.6 奥运起哄的畅想////////199
- 9.7 美国大选真娱乐////////200
- 9.8 从网络起哄文化看中华复兴的契机////////202

参考文献////////205

后记

- 且把十年当十天////////207

赢
在
互
联
网

第一章 起哄何须“起眼”

1.1 起哄理论的诞生



知识即起哄，文化即无赖。

一般来说知识主要指科学技术知识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国家看重、崇拜、迷信科学技术不是无缘无故的，科学技术确实厉害。但崇拜、迷信什么东西，就会让一些有才能的人堕落到权威主义的地步。

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知识经济时代，其实所谓知识经济主要还是以科学技术知识为背景，也就是科学技术的产业化，知识经济的知识主要是科学技术知识。人是经济动物，人制造工具、使用工具都是围绕经济生活的，所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必然的，是科学技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必然结果。不存在知识经济的好坏问题，但存在知识经济的吉凶问题。

起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。



也许知识经济对中国意味着凶。

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的起哄为根本的，中国是一个起哄思想有缺陷的国家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缺乏货真价实的起哄精神。至少在近现代，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十九、二十世纪，中国落下了很大的一步，而这一步却不幸是那么关键。

中国是从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开始补起哄这一课的，这一课是由学生娃们闹起的，学生娃们最富有起哄天赋。正是由于学生娃们的起哄，不幸之万幸，中国“新文化运动”中有了新鲜活泼的起哄血液。



“起哄”这两个字，是中国新文化中饱含血与火的两个汉字。

回忆中国百年耻辱，回忆学生娃们可爱的笑容，即使感动得流泪也已经挠不到这个巨龙的痒痒了。雪耻百年，全凭娃娃们的起哄精神，全凭娃娃们的血字。

一点起哄精神当然救不了我们，我们需要的是海洋怒涛那么多的起哄精神，我们需要海啸那样的起哄精神。



有人提醒过我们不要忘了知识霸权。

比如方兴东曾经向微软、向比尔·盖茨挑战，并不是他与比尔·盖茨有什么私怨，方兴东对比尔·盖茨这个曾经的“电脑娃娃专家”应该在私下是很欣赏的，他巴不得中国有一百个、一千个比尔·盖茨，但没有办法，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比尔·盖茨。

于是方兴东才向微软、向比尔·盖茨挑战，他挑战的是微软，比尔·盖茨是微软、比尔·盖茨也不全是微软，他挑战的是知识霸权，是知识的权威主义。尽管方兴东的挑战是堂吉诃德式的。

当然，在中国没有自己的比尔·盖茨的情况下，堂吉诃德式的挑战已经是没有挑肥拣瘦的余地了。

但比尔·盖茨只能有一个，事实上也只有一个比尔·盖茨，比尔·盖茨第二、第三……已经不是比尔·盖茨了。

向一切权威主义挑战，已经是背水而战了，因为知识经济就在眼前，如果让知识霸权、让权威主义控制了知识经济，那我们只能成为奴隶社会奴隶的现代版了。

挑战知识霸权仅仅方兴东式的是不够的。



挑战知识霸权，即使方兴东式加黑客式也不够，更重要的是还要加上比尔·盖

茨式的。也就是让比尔·盖茨挑战比尔·盖茨。说白了，也就是所谓的起哄。

正如科学技术是知识、是起哄，诗、艺术和人文社会学说是文化、是无赖。事实上，所谓的科学院、工程院等自然是起哄机构了，而社会科学院自己把自己的学说都加上一个科学的尾巴，也就是说赋予自己的学说以同样的知识和起哄了，所以若要說社会科学院是无赖机构，它是不同意的。

人文社会学说实际是无赖与起哄的交叉、边缘的学说，真正的纯无赖文化只有诗、文学、艺术了。事实上，科学院、工程院、人文社会科学院在中国的设立，正是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的功劳，是中国起哄和知识的补课的开始，也是中国高扬起哄精神的制度基础。

科学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显学了。所谓比尔·盖茨式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文化化，科学无赖化，文化、无赖的知识起哄化了。



在日常用语中，无赖与起哄是分不大清的，文化与知识也时常混淆在一起。在我们分析的时候把它们剥离，为的是在使用时方便，尽管二者的确要结合使用。

卡尔·波普有一本书《通过知识获得解放》，其中谈的知识就主要是科学技术知识，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知识、人文知识、社会知识，但是仍然倾向于起哄的科学技术知识。他那本书的副标题为“关于哲学、历史和艺术的讲演和论文集”，可见在他那儿也是把知识和文化混淆在一起。

卡尔·波普在《知识与对现实的塑造》一文中说过：“我认为科学知识是我们所具有的一种最好、最重要的知识——尽管我绝非认为它是唯一的知识。”但他这样强调科学知识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从他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的角度来说，他的确意识到“科学知识”不同于其他的“文化”知识。

实际上卡尔·波普谈论科学知识的特别时，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，他说“科学、科学知识总是假设的：它是猜想的知识。科学的方法是批评的方法，寻求和消



灭错误并服务于真理的方法”。这与我所揭示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起哄性的说法很相近，他所谓的猜想、批判实则就是起哄的表形。他强调的三个特征更是接近于“起哄”的明朗化，“1. 它始于问题，实践及理论的问题；2. 知识在于寻求真理——寻求客观上正确的说明性理论；3. 它不是对确定性的寻求。”这正是起哄的要害，始于问题，寻求真理，不寻求确定。

其实卡尔·波普也是反对权威主义的，他说过“我认为，庞大的、新的科研组织意味着对于科学的严重的危险，科学伟人是批评的个人”。可见他也是尊重权威个人，而反对权威主义的。



尽管卡尔·波普没有提到无赖、起哄这样的词，但他谈论问题的方法的确也有这种倾向。

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就成为一种文化，即无赖。这里的知识指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知识，也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。卡尔·波普说，在一定程度上“公理 = 强权”，“今天的强权 = 公理”，“明天的强权 = 公理”，他揭示的就是权威主义、无赖文化的底细。他强调说：“科学的进步不在于事实的积累或澄清，而在于大胆的、革命性的思想，然而它们又受到严格的批评和检验。”他鼓吹的正是起哄精神。

针对知识分子身上普遍的文化、无赖的毛病，卡尔·波普说过，“我们知识分子应为几乎所有苦难负责，因为我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，做到理智的诚实”。在他的《开放社会》中，他对虚假的预言家上百次不同的攻击中谈到这一点，说得很直率。例如，他对雅斯贝斯和海德格尔都做了几次很严厉的批评。

其实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不过是一群起哄者而已；说你是文化人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你不过是个无赖罢了。

当然，知识分子、文化人并不能因此推脱肩上的担子，因为人类某种程度上靠的正是这些起哄精神和无赖精神才前进的。我们做的是我们应该和能够做到的。



正如卡尔·波普说的，“十分遗憾，许多社会学家、哲学家等，传统上把简单事物弄得复杂、浅薄的事物弄得困难的讨厌的游戏视为他的合法的任务。他们学会了那样做，他们教导别人也那样做”。

像卡尔·波普犯了权威主义的忌讳一样，起哄理论的提出可能也犯了大忌。但只能实话实说，用如此低级趣味、肮脏丑陋的两个词“无赖”、“起哄”去给伟大的文化、知识重新定义，的确让人不高兴。但为了让文化、知识重新回到民间去、回到社会去，所以才披露所谓高雅、贵族、伟大的文化、知识的草莽性、原始性。

也许起哄理论诞生的不是时候，因为传媒正在爆炒知识英雄、知本家，从知识分子、文化人的本位主义看，知识经济的时代应该是让知识分子、文化人扬眉吐气一回，这应是千年只一回的好机会。这样做不是给知识分子、文化人丢脸吗？这不是自毁长城吗？

真金不怕火炼。臭老九。眼镜蛇。无赖。起哄。

知识分子、文化人真的那么不经摔打吗？



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不是也没有统一中国吗？

犹太人挟上帝而自封为上帝的选民，不也遭到一次次灭顶之灾吗？

天子有什么？李白说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。

上帝有什么？上帝不就是个没有人见过的超级无赖吗？

尼采起哄说，“上帝死了”，那又能奈上帝何？

奈何不了上帝又怎么，人照样起哄，有人说当人思索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发笑，可上帝的起哄是无力的，人用自己的起哄如今创造了另一个世界——比如互联网的虚拟世界。



上帝本没有创造人，但人创造了一个世界。

上帝没有什么可怕，但上帝文化挺可怕。

说来说去，哪里有什么上帝，还不是人那点无赖精神和起哄精神在不停地折腾吗？

神学？什么学不是人起哄的？

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等把自己砸得趴下，然后就学会了：屈膝、下跪、朝圣……又是顶礼、又是膜拜。

终于惯得那本不存在的子虚乌有成了人的主宰，自己豢养了一尊权威主义的超级无赖。

但上帝又有什么罪呢？文化又有什么罪呢？

说来说去是人自己扛不住，才让人家上帝去扛的。

那所谓的原罪到底是什么？



人要自己有点起哄精神，有点无赖精神，最好什么都自己扛着点，用知识扛，用文化扛。

宽带互联网不就是人自己扛、打出的世界吗？

起哄精神、无赖精神，都是创新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向一切权威主义挑战，建立一个开放、创新、尊重一切生命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个体生命都有自己起哄、无赖的机会，宽容是这个世界的最重要平台。

正如人们知道的，计算机最早的根源是二进制系统，即所有的数都只用两个数：0和1表示。这一系统理论是17世纪的德国数学家兼哲学家莱布尼茨完成的。在这儿，同样可以用1表示起哄精神和创新，用0表示无赖——或者一种特殊的创新或者就是灭亡、完蛋。

数字时代即创新时代，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两条出路，一个是1，一个是0。1是知识，0是文化，而知识经济的主体部分正是1。